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四　金史書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世紀

贊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遼印取雅達國相以與其子世祖既破桓赧散達遼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思慮豈不深遠矣夫

太祖

贊曰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筭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太宗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摹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未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熙宗

贊曰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海陵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世宗

贊曰世宗乂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

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邦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爲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爲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章宗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羣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跡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爲文具而不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楊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衛紹王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弒國蹙記注亡夫南遷後不復紀載今校其重出

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璽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

宣宗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勵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聲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

哀宗

贊曰哀宗之世無足爲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日出爝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世紀

贊曰遼王杲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別領合札猛安合札猛安者太子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望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濬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斃自時厥後得大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不聞有過承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志

天文志

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之變不知其幾金九主莫賢於世宗二十九年之間猶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貫者四五然終金之世慶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之世金宋角立兩國置曆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選亦有精粗之異今奉詔作金史於志天文各因其舊特以春秋爲準云

曆志

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爲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

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疎以知微曆爲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親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焉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錄之以爲曆志

五行志

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埜之說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於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爲例云

地理志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

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禮志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熈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狠顧志欲併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內而縱欲其猷既失奚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嚮所遷宋故禮器以旋廼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震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棊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

簿十三節以備大壇大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禮之爲國也信矣夫而況關雎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爲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爝火之燃蔡流弗東而餘燼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爲書著之凶禮則畧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之繼弑雖曰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其行乎否耶蓋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喪禮雖亦不復紀噫告朔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則亦慎之作禮志

樂志

傳曰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豈二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含禮樂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宮縣二舞是也隸

教坊者則有鐃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爲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儀衛志

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子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內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其朔望常朝弩子百人分立兩階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黃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非大禮遠出則有常行儀衛宮中導從焉大抵模倣宋制錯綜增損而用之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輿服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蓋寡惟於郊廟祀享法駕導引爲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寥乎闊哉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斑斑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彊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之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寖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强本刋落醇風鍥薄將帥携離兵士驕惰迄其亡也忠孝等軍搆難于內亂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金以兵

得國奉詔作金史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興亡得失之跡特著於斯兵制馬政養兵等法載諸舊史者即列于篇

刑志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須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勑條並修品式寖備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脉紓蹙風俗醇醨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傳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百司姦贓眞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耻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

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嘗親民事當宁裁決寛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祖風焉簡牘所存可爲龜鑑者本紀刑志詳畧互見云

食貨志

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矩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嘗有鄙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至摧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勑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靳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斁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

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償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

選舉志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官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illegible]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据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焉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錄門蔭右職迭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泥濫而金治衰矣

百官志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郡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

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吳迭之號以爲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國之下有掃穩脫朶詳穩之下有麽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二省之制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勲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數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

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畧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必列于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表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敘邦國之世次辯其姓氏別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共後皆以部爲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有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焉大定泰和之間祖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輟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失大槩僅存不可殫悉今掇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無所係下無所承者不能盡錄也

交聘表

天下之勢易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

疆國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
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
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者取天下
者不狥小節成算既定矣終不爲卑辭厚禮而輟攻
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
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
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與人豈
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燕山
塞澤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立梁楚而不
力戰而江左稱臣金人豈愛宋人而爲和哉策既失
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
山東不然亦不失爲晉元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奄
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强之耶金人出于
高麗始通好爲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爲兄
弟於其國自爲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姪
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
大指可觀也已使者或書本階或用借授兩國各因
舊史不必强同云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四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五　金史書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紀昀等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斑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

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衒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掣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群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僨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宗室諸王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辯矣

石顯桓赧桓散達烏春溫敦蒲剌臘醅鈍恩留可阿踈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爲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爲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昌魯林牙止同斡穆宗止遼使阿踈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

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爲已重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爲已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與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王回离保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疆爲隣國合弁爲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爲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

歡都治訶骨赦訛古乃蒲查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爲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蓋金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都爲首治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叙焉

太祖諸子

贊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畧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撒改宗憲習不失宗享宗賢石土門忠思敬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爲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前人之愆著勲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

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爲強宗而取遼之策卒定于廸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幹魯幹魯古勃堇婆盧火吾扎忽闍母宗叙婁室銀术可

贊曰金啓疆土幹魯幹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圉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母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术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幹魯古之不治闍母之敗謫罰之亟諸將慴焉夫能以弱小終制彊大其效驗與銀术可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矣夫

阿離合懑宗雄希尹

贊曰阿离合懑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蓋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宗翰宗望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太宗諸子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杲子宗義爲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宗弼張邦昌劉豫撻懶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斁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履授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人欲倚以爲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劉彥宗劉蕚劉筈劉仲誨劉頡時立愛韓企先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宮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爲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宇文虛中王倫

贊曰孔子云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統稽之子亦井爲徒此豈行已有恥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寃其自取亦多矣

熙宗二子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磐

阿里補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阿离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錄者焉

郭藥師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爲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倖也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移剌溫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錄所以明功也

蕭仲恭高松

贊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詣遏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光英

贊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陁滿訛里也以官師秉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苟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已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耶律安禮納合椿年祁宰

贊曰异哉海陵之爲君也舞智御下而不卹焉君子

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耻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爲無役不從爲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耶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狥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撒离喝耨盆溫敦思忠溫敦元帶奢睹

贊曰撒离喝溫敦思忠奢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臣辯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荅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遂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絞其貲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逼側趦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白彥敬章景仁

贊曰高楨以舊勞爲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世宗諸子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爲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离里等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燁燁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爆犢淮濄鈎鉦成矣故列敘諸將之功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

窩斡橫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衍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爲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爲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剌道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遭治朝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下相安若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剌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汚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

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爲金謀者至矣

蘇保衡等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叅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剌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高衍高德基張九思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文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眞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衍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完顏撒改等

贊曰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石抹榮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減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盧孝儉盧庸李偲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重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爲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章宗諸子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顯宗諸子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爲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疎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承裕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爲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焉

宗浩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嘯聚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救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輙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籍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乘勢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扢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瑶里孛迭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遂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孚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移剌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割斡特剌程輝劉璋董師中王尉馬惠廸

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經純傳駮以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巳質言無華開壕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閑於群說而不試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斡特剌之鯁直劉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廸之徒何足筭也

梁襄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議論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致治於斯爲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

贊曰金詘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爲常莫有知其爲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効還則云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所饋齎志未畢傳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

楊庭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勤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

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爲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骫骳賀揚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亶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黠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劉璣

康元弼移剌益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爲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今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著治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玩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剌益剛而敢言益以克寧北伐爲不可仲洙釋田鼓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爲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疆智疎蘇師旦謀淺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之臣然匡隳忠于大安綱罔難于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徒單鎰賈鉉孫鐸孫即康李革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挹一語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鎰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乃驟至宰相古所謂斗筲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爲相之風焉

孟鑄宗端修完顏閭山路鐸完顏伯加朮虎鈞壽

贊曰孟鑄宗端修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胥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簣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加以著功參大政亦不

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术虎鈞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耶

張燁高竑李復亨

贊曰大凡兵興則才用不足是故張燁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燁復亨宣尉南陽遂奏稻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

承暉抹然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李术魯德裕烏古論慶壽

贊曰承暉守中都朞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義似忠而實愚抹然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李术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釁南挑

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爲慈皦皦以爲明子子以爲強旣而潼關破毀峭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兖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霆烏古論長壽完顏佐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緑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霆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于此

石抹仲溫等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納坦謀嘉等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羣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奥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烈胡失門完顏寓幹勒合打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奥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爲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奥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寓之輕信誤國幹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程寀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翛楊伯雄蕭貢溫廸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贊曰程寀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翛之疆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廸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

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張暐張行簡

贊曰張暐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嘻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术虎高琪塔不也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尫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

靜沮遷糺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高汝礪張行信

贊曰高汝礪褆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謇諤言無避忌然一遴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爲眞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見於斯矣

胥鼎侯摯把胡魯師安石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摯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爲志而其所爲

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爲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楊雲翼趙秉文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云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爲茲事大愧高允

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贊曰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變王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爲御史權貴歛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寃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蹤馮雷然亦以羣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爲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絶不亦宜乎草訛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晉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撒合輦強伸烏林荅胡土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爲知人乎強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援士爲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內族思烈

贊曰思烈夙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其羅碎疆之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紇石烈牙吾塔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

之政好爲苛察然爲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爲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爲過也

完顏合達移剌蒲阿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代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聘聘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儔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完顏賽不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仁侯摯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

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恇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愎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廈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赤盞合喜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石盞蝦蟆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質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牟之潰衆怒所歸牽追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

亟假手於崔立也

白華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衂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贊曰愛實言衛鎮家屬案鋼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勣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

矣倉扁何施焉其爲忠讜則不可廢也

完顏奴申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爲辭逞欲由已歛怨歸國其爲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聶天驥赤盞尉忻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赤盞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徒單兀典石盞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倏南倏北若壟斷然哀宗一旦倚爲腹心終爲所制照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與梁

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爲將皆貪宜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衰宗猶暴其罪寃哉

徒單益都粘哥荆山王賓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卽羣起而僨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足取焉而金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時青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搆難招誘隣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揺歲遇饑饉盜賊蠭起相爲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麋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爲伐宋之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感頷終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苗道潤王福移剌衆家奴武僑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張開燕寧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

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讒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軍乃追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是烏古論鎬幸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効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蓋可知矣

張天綱完顏仲德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世戚傳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肅雝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爲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已尚王姬而自

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忠義傳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死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

文藝傳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興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

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孝友傳

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隱逸傳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爲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循吏傳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孛堇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

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敝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酷吏傳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剪滅宗室鉤棘傳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爲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佞幸傳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僊彼爲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肆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列女傳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爲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與之

宦者傳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爲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天政二君爲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諫宣哀時有裨益蓋傭之佞佞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方伎傳

金世如武穎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逆臣傳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家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叛臣傳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爲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西夏傳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

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洌風氣廣莫民俗彊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鬬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彊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盪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馬然能崇[redacted]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倚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爲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里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高麗傳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爲隣國既而爲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聖廟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

相涉者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五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六　元史書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金華宋濂修

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帝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勲偉跡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於紀載云

太宗

帝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

妃不許之過制初太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月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奬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諮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也

世祖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爲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成宗

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壼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

武宗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太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仁宗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脩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英宗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爲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耶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爲不法則必刑無赦八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擐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邪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

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泰定帝

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茲其所以爲足稱也

志

天文志

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興定鼎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爲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

候者具有簡册存焉若昔司馬遷作天官書班固范
曄作天文志其於星辰名號分野次舍推步候驗之
際詳矣及晉隋二志實唐李淳風撰於夫二十八宿
之躔度二曜五緯之次舍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
之別號極詳備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矣是以歐陽修
志唐書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紀日月食五星凌犯
及星變之異而凡前史所已載者皆畧不復道而近
代史官志宋天文者則首載儀象諸篇志金天文者
則唯錄日月五星之變誠以璣衡之制載於書日星
風雨霜雹雷霆之災異載於春秋愼而書之非史氏
之法當然固所以求合於聖人之經者也今故據其
事例作元天文志

五行志

元起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爲人語云
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
于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吹海水盡涸濟師大捷憲宗
以爲天導我也以此見五方不殊性其於畏天有不
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旣廣郡邑災變盖
不絕書而妖孽禍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
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

知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謹焉乃本洪範倣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災祥作五行志

曆志

元初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効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没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爲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毛鵬翼劉巨淵王素岳鉉高敬等參攷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十八年頒行

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攷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今衛恂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謙曆議故存皆可攷據是用具著于篇惟萬年曆不復傳而庚午元曆雖未嘗須用其爲書猶在因附著于後使來者有攷焉作曆志

地理志

自封建變爲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眞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而高麗守東藩執臣禮惟謹亦古所未見地大民衆後世狃於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愼封守積習委靡

一旦有變而天下遂至於不可爲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具載于篇而其沿革則泝唐而止焉作地理志

河渠志總論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爲務決雙塔曰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節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滹沱而眞定免決嚙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爲不可泯也今故著其開修之歲月工役之次第歷叙其事而分紀之作河渠志

禮樂志

傳曰元之禮樂揆之於古固有可議然自朝儀既起規模嚴廣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至其樂聲雄偉而宏大又足以見一代興王之象其在當時亦云盛矣

今取其可書者著於篇作禮樂志

祭祀志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於郊社禘嘗有事守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爲而爲之故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爲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籩豆之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日益詳慎而舊禮初未嘗廢豈亦所謂不忘其初者歟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禮乃成於文宗至大間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于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宗以後乃復親享豈以道釋禱祠薦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營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歟或曰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爲能親見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禮

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歟自憲宗祭天日月山追崇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廟皇伯朮赤察合帶皆以家人禮祔于列室既而太宗定宗以世天下之君俱不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弊蓋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況乎不禰所受國之君而兄弟共爲一世乃有徵於前代者歟夫郊廟國之大祀也本原之際既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闊畧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嶽鎮海瀆使者也璽書即其處行事稱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嶽鎮海瀆曰風師雨師其非遣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明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于中書日星始祭于司天臺而回回司天臺遂以榮星爲職事五福太乙有壇時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凡祭祀之事其書爲太常集禮而經世大典之禮典篇尤備參以累朝實錄與六條政類序其因革錄其成制

輿服志

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冠服車輿並從舊俗世祖混一

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至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今攷之當時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質孫天子之五輅與腰輿象轎以及儀衛隊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與百官之質孫以及於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參酌古今隨時損益兼存國制用備儀文於是朝廷之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作輿服志而儀衛附見于後云

選舉志

宋大興文治專尚科目雖當時得人爲盛而其弊遂至文體卑弱士習委靡識者病焉遼金居北方俗尚弓馬遼景宗道宗亦行貢試金太宗世宗屢闢科場亦粗稱得士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輙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裒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

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文廕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弊之所致也今採摭舊編載於簡牘或詳或畧條分類聚殆有不勝其紀述者姑存一代之制

百官志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

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爲經久之規矣世祖卽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藉矣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而質簡之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下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正之勢固然也大抵元之建官繁簡因乎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簡牘所載而論次之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則罷與夫異教雜流世襲之屬名類實繁亦姑舉其大槩作百官志

食貨志總論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

其計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爲首者蓋以此自時厥後國用寖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倣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攷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恤具著于篇作食貨志

兵志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奪姦宄戡定禍亂者也

三代之制遠矣漢唐而下其法變更不一大抵用得其道則兵力富而國勢強用失其宜則兵力耗而國勢弱故兵制之得失國勢之盛衰繫焉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脩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

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八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乞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畲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剌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

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今其典籍可考者曰兵制曰宿衛曰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非兵而兵者亦以類附焉作兵志

刑法志

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律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以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笞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鍼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

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寃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乂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今按其實條列而次第之使後世有以考其得失作刑法志

表

后妃表

后妃之制厥有等威其來尚矣元初因其國俗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爲舅甥之貴蓋有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固可嘉也然其居

則有曰斡耳朶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累朝嘗詔有司脩后妃傳而未見成書內廷事祕今莫之考則其氏名之僅見簡牘者尚可遺而不錄乎且一代之制存焉闕疑而慎言斯可矣作后妃表

宗室世係表

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持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系表

諸王表

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須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于篇作諸王表

諸公主表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則其世次顧可以弗之著耶且秦漢以

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焉是又不可不知也惜乎記載弗備所可見者僅此而已

作諸公主表

三公表

古者三公之職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元初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自木華黎國王始爲太師後凡爲三公者皆國之元勲而漢人則惟劉秉忠嘗爲太保其後鮮有聞矣其制又有太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然其置否不常人品或混故置者又或開府不開府焉若夫東宮亦嘗置三師三少而不恒有也今固不得而悉著之惟自木華黎而下得拜三公者若干人作三公表

宰相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治體繫焉元初將相大臣年月疏濶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宰執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者列而書之作宰相年表

列傳

儒學傳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爲二以經藝顓門者

爲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良吏傳

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孝友傳

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奬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隱逸傳

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

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摭其可傳者焉

列女傳

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釋老傳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覩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方技傳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

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蒼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適逢時既皆別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録今取其事蹟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宦者傳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姦臣傳

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

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實録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姦臣傳以爲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宋史卷三十六終
宋史卷三十六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